

文化場域與空間轉換中的族群展演： 以嘉蘭村魯凱族「百合花記」為例

林建成*

摘要

魯凱族分佈中央山脈東西兩側，因為居住環境的變遷，受到鄰近不同族群、區域文化影響，傳統習俗發展互有差異，而1960年代西部霧台鄉魯凱族遷徙東部金峰鄉，在排灣族領域上定居生活，為了適應環境，語言及文化逐漸同化於主流社會下。

遷居嘉蘭村的魯凱族人，以常見的百合花象徵意義轉化為對原鄉的思念，藉由百合花飾權儀式、歌舞與石板屋、陶藝創作等方式，維繫故鄉文化傳承，也找回自我的族群認同。

* 現職：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助理研究員

本文經由「百合花記」特展的規劃，同時假博物館、部落兩個場域進行展演，觀察嘉蘭魯凱族人生活於排灣族主流文化的夾縫中，如何尋求族群文化生存空間？百合花文化居中擔任何種角色？當展演場域轉換為真實生活空間，地方意識凌駕於族群之上，集體情感的釋放又如何調適等背後的意涵。

關鍵詞：嘉蘭魯凱族、百合花飾權、佩花結盟、百合花記、族群認同、文化展演

壹、前言

魯凱族很早即居住於中央山脈北大武山附近區域，傳說發源於中央山脈南段Kaliala，當地有Daloaringa（大鬼湖）、Tiadigul（小鬼湖）和Varokovok三個湖泊（移川子之藏，1935/2011：284-286）。魯凱族人由此向東移居到Kindoor（肯都爾山），陸續再遷徙到今日Taromak（大南）部落（移川子之藏，1935/2011：295），向西則到高雄茂林、屏東縣霧台鄉好茶、霧台、阿禮等地，依其地理位置區分為東魯凱群、下三社群和西魯凱群（鹿野忠雄、宋文薰，1955：160-161）。

一、嘉蘭村的魯凱族

1960年代起陸續有十餘個家族翻越大武山攜家帶眷進入臺東縣金峰鄉，在滿是雜草的環境中胼手胝足建立小茅草屋棲身，靠著狩獵和種植芋頭撫育兒女長大成人。

金峰鄉轄內計有嘉蘭、正興、新興、賓茂及歷坵等五村，原住民總人數3361人（男1764人，女1597人），排灣族佔80%，其次為魯凱族佔10%，平地籍佔8%，大多為退役榮民及少數經商者，其餘2%為阿美族、卑南族、布農族及雅美族，人口多元混居。

以嘉蘭村為例，原地名稱為「pulerpulreshen」（多霧窪地），1939年日本政府實施理番政策，強迫居住於知本溪、麻立霧溪、馬奴蘭溪、麻利都部溪上游各部落遷居下山，直至1945年各部落陸續

遷居到現址。嘉蘭村位於太麻里溪的沖積扇平原上，分佈於海拔60-330公尺之間，最高地為「拉冷冷」之山坡。範圍東起嘉蘭入口舊檢查哨，西迄奇拿奧勤野溪，南至太麻里溪河岸，北達新富社區北界。距太麻里市區6公里，距臺東市28公里，區內腹地遼闊，地勢緩平，總面積約為280公頃，村落面積約170平方公里。

嘉蘭村人口數共有13鄰397戶，總計1344人（男719人、女625人）包括kaaluwan、madalalu、duledevedevog、vuljulu、male - debe、malivele、dulu-uwai等7個部落；1966年由屏東縣霧台、好茶、阿禮等地魯凱族陸續遷居造成腹地不足，遂於1975年闢建新富社區，形成嘉蘭村兩個主要社區之一，也成為遷徙魯凱族的重要聚集部落。¹

在嘉蘭村社區環境中，東排灣族群高達85%、魯凱族佔10%，日常生活彼此已經相當融入，異族群婚姻結合也很普遍，年輕一代口中的通用語言除了漢語外，就是排灣話，加上傳統服飾也十分相似，外觀上幾乎很難分辨出何者為東排灣族或魯凱族。

嘉蘭村每年舉行的小米收穫節，魯凱族人依附在不同東排灣族部落中共同歡度，政治活動與運作更是掌握在排灣族人手中，年長魯凱族人卻也經常利用聚會場合，例如小米收穫節或者佩花結盟等儀式上，表現出魯凱族人特殊的族群文化與習俗，無論在傳統歌舞

¹ 詳見金峰鄉公所網頁，（來源：<http://www.tjfn.gov.tw/>）

或藝術表現，有意無意間流露出堅持保留魯凱族傳統文化的用心。
（林建成，2002：1-4）

如果依據客觀的事實如語言、風俗、習慣等的差異性來做為族群識別，嘉蘭魯凱族的身份似乎很難被看見，人類學家Fredrik Barth提出的邊界（boundary）理論，為嘉蘭魯凱族的處境事實提供解答，他認為所謂族群是一種文化承載單位，也是一種組織型態，族群邊界是對於其領域的歸納與確認，並藉由組織與人群展開互動，族群邊界可能會因連續性變異而難以界定，但是族群邊界問題仍會在社會中維持下去。（Barth, 1969: 10-19）

從嘉蘭魯凱族的例子可以回應Barth的邊界（boundary）理論，族群意識的形成不在於族群的共享文化內容，而在於主觀上具有我群／他群的族群邊界，在不同族群交界的邊界，族群文化特徵也會被彰顯，一但邊界消失，族群也可能隨之消失。

王明珂也從事族群邊緣研究，認為族群不只是受族群特徵限制的人群範疇，而是日常生活經驗中族群邊界的維持與變遷（王明珂，2001：35）。因此族群是一種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或社會記憶（social memory）（同上引，2001：46）。移居嘉蘭村新富社區的魯凱族人，低調地以「遷徙魯凱族」來建構我群的歸屬感，並以魯凱族原鄉歌舞、佩花結盟儀式等文化展演及百合花文化象徵來維繫族群界線。

二、百合花飾權與儀式

魯凱族傳統社會擁有各項特殊優異表現的族人，得以跨越階層身份獲得各種榮譽，尤以頭冠裝飾及器物、服飾的圖紋使用等裝飾藝術權較為明顯，花飾權應用與佩花結盟儀式則是重要文化現象，依目前的研究文獻與傳統花飾應用情形，整理如下：

（一）魯凱族百合花飾權與儀式

獵人在魯凱族社會地位崇高，稱為Saovlai，男子獵5頭公山豬才有資格佩戴一朵百合花，經大頭目及長老們審核，並經過佩戴百合花儀式，便可公然戴百合花，不僅代表他英勇表現，最重要的是他將獵物分享給老弱婦孺，這才是戴百合花的真正價值。²超過5頭以上其中一次獵2頭者可戴2朵百合花，5頭以上其中一次獵3頭者可戴3朵百合花。

女子是透過kialhirhaw儀式與結婚兩種，取得百合花佩戴權。第一次kialhirhaw冠上1朵，2次以上可冠2朵；結婚也冠上1朵，但有下列規定：kiakwaibu（正式結婚）要冠1朵百合花，kiatulhevege（正式結婚沒有繳稅者）冠1朵百合花，但限在盛開花期戴佩，kiabulha（婚前有性行為者）冠1朵百合花，但要與其他草花一起佩戴（巴神一，2003：41-43；奧威尼·卡露斯盎，1996：119-

² 黃世民認為一般魯凱族獵山豬頭數為5頭，採取6頭的部落是配合百合花瓣數目（黃世民，2003：136）。

121)。

kialjirau (買百合花飾權儀式) 是好茶部落社會女性生命儀禮上重要儀式，一般在婚姻前要戴百合花會進行該儀式 (奧威尼卡露斯盎, 1996: 115)。

許功明由百合花飾權與儀式進行調查，西魯凱族好茶部落百合花飾權的規範，大致可分為父母準備豬隻、小米、檳榔、小米酒、小米糕等禮品向頭目「買」百合花飾權 (kialjirau)，另外透過儀式 (twalrevege)，例如假結婚儀式 (muapalalalang)、結拜儀式 (tuatalagi/tualjalji) 等也可取得佩戴百合花飾權 (許功明, 2001: 100-107)。

(二) 魯凱族傳統植物與儀式性裝飾

從族群文化脈絡來看魯凱族花草植物的應用，頭飾裝飾是一個重要表徵。霧台魯凱族儀式性使用的頭飾 (twalrevege) 區分為結親儀式 (kialjirau)、結拜儀式 (malali/matalragi) 及結婚儀式 (marudrange) 等三類；百合花結合各類花飾權各有不同使用規範，其中結親儀式又細分等待禮 (tinedrane)、純粹禮 (sinavidhane) 相互回饋禮 (mababilri)、撞期 (kyamadradresenge) 等頭飾；結拜儀式分貴族與貴族結拜 (mapasyabengelrai)、平民向頭目結拜 (pasyabengelrai)、平民與平民結拜 (mapasyabengelrai) 等頭飾；結婚儀式則分正式結婚 (kiarakete)、潔淨婚 (kyabula)、再婚 (maruudrangenga) 頭飾 (巴清雄, 2004: 85-88)。

無論霧台、好茶系統，百合花飾文化對魯凱族人而言極為重要，女子生命儀禮與男子功勳的表揚，皆是魯凱族維持社會制度運作的模式與道德規範；百合花飾權的分布也涵蓋東西部魯凱族區域及北排灣Raval、Butsul系統（許功明，2001：98-99）。至於東部魯凱族的花飾應用，以東魯凱族Taromak部落而言，並沒有明顯的儀式傳承。許功明調查中指出，大南魯凱族人對百合花飾不稱為「tukipi」，因其花瓣形狀稱為lidam（舌頭之意），額飾則為bengelai，插在髮上的整朵花稱為valiki，花權非頭目所屬，也無儀式規定，純粹為了美觀而已，大南魯凱族人肯定表示，百合花飾非當地原有習俗，該現象應是近年來受霧台魯凱族的影響（許功明，2001：118）。

由Taromak部落傳統文化來看，獲得Sa-nga（山林奔跑與救難勇士的榮耀象徵）稱謂的族人可以擁有選擇身體佩飾或器物裝飾的特殊權力，老一輩Sa-nga最喜愛用的是蝴蝶紋，也會在頭飾上插百合花。

近年來Taromak部落的百合花飾權則由頭目頒賜。古明德頭目表示，時代改變，過去族人要獵得5頭公山豬以上才可擁有佩戴百合花的權力，現在已經沒有狩獵的環境與習慣，因此他和部落長老們討論，改以頒發百合花飾權方式。2014年即利用小米收穫節大會，由古明德頭目公開頒給潘王文賓等族人，主要是對部落文化、公共事務有貢獻者。

貳、嘉蘭魯凱族百合花文化記憶與傳承

儘管環境艱辛，金峰鄉各村魯凱族人皆有持續維持百合花文化及佩花結盟儀式的現象，以嘉蘭村的觀察為例，百合花飾權與儀式以傳承好茶部落系統為主：

一、嘉蘭魯凱族百合花儀式的傳承

Palibuljung家族的家長Peljeng本身即是一名「山豬英雄」，³ Peljeng的兒子Ringucu（陳添祥）、Sasadr（陳參祥）繼承父志陸續舉辦相關的百合花飾權與結盟儀式。

最早於1969年Ringucu也獲「山豬英雄」榮耀，特別舉行civar（男性獵人的佩花儀式），⁴邀請部落頭目出席見證，同時將獵得山豬皮分享給大家（這是分辨公母山豬的一種直接方法），早一步已獲該項榮耀的「學長」則在儀式中為Ringucu插上百合花。

1997年Sasadr感念母親Sirigu從小因家中清苦，沒有透過儀式（twalrevege）戴百合花，心中一直引以為憾，因此為女兒陳師涵舉辦muapalapalang儀式，儀式當天為部落的一大盛事，男方準備豬

³ Peljeng一生獵得山鹿、山羌、山羊及山豬1500頭以上，因為是平民身份，裝飾僅以頭巾纏繞固定並插上百合花飾。

⁴ 霧台部落象徵獵人榮耀頭飾稱為 tarapapana/taralwalupu，是獵得五隻公山豬才可佩戴第一朵百合花插飾（civar）（巴清雄，2004：118）。

隻、製作aby（小米糕）、檳榔、荖藤、木頭、花環和傳統服飾、佩件等，到女方家去「下聘」。儀式在雙方親朋好友歌舞祝福聲中，為相互「結盟」的雙方佩戴上帽飾和百合，經過該儀式取得戴百合花飾權外，男女雙方可以相互交往，在以往如果感情順利將來更可親上加親結為連理。

2003年夏季，新富部落的魯凱族人歐美惠，為了讓女兒擁有佩百合花飾權，也慎重地舉行「kialjirau」儀式，女主人三歲時母親曾為她向頭目買百合花飾權的佩戴，基於疼愛女兒的心情，她再度邀請頭目及親友一起來見證。

2009年Sasadr接著為三女陳百合準備小米、檳榔、豬肉等禮品辦理kialjirau儀式「買」百合花飾權，儀式十分隆重，原鄉屏東好茶及臺東在地的長老、親人皆出席參加。陳參祥表示，這是魯凱族父母對子女照顧最大的心願，他引以為豪的是三個兒女皆完成了百合花飾權的佩戴或結盟儀式。

晚近的2012年Ringucu也與嘉蘭村ka-aluwan部落頭目Muljauc舉行結拜儀式（tuatalagi），這項儀式在嘉蘭村也創下了新例，由遷徙魯凱族與在地東排灣族部落頭目相互結盟，除了相關的禮品齊備外，鄰近部落頭目、長老皆出席見證並立石紀念。tuatalagi為男性的結拜儀禮，對象若是平民與頭目貴族階級，透過它可以取得頭目賜名，也可以選擇佩花權。至於tualjalji則用於女性，一般平民與貴族以結盟方式取得佩花權。

從1969至2012年Palibuljung家族三代及新富社區內的嘉蘭魯凱

族，陸續慎重地進行十數次以上的佩戴百合花與結盟儀式，這種移植原鄉且在東部少見的百合花儀禮，豐富了東部魯凱族百合花文化內涵。（圖1）



圖1 嘉蘭村新富社區之佩花儀式

二、百合花文化的記憶與維繫

新富社區魯凱族頭目柯萬金家中，客廳櫃子裡擺了6、7頂傳統頭冠帽飾，每一頂皆精心設計色彩華麗的圖紋裝飾，上頭插著數目不一的百合花，都是柯萬金夫婦曾佩戴過的頭冠。現任頭目柯永祥（1947-）說，父母親留下來的頭冠要好好保存，他強調自己的頭冠插上百合花是曾參加救難才擁有的榮耀。⁵

⁵ 以霧台魯凱族而言，具個人能力榮耀象徵的頭飾，男人必須透過狩獵、征

柯永祥表示，佩戴百合花飾的習俗仍然適用於嘉蘭村，在很多場合發現有族人不遵守上述規則，他會指定擁有戴花權的婦女長老勸誡對方拔下百合花，形成嘉蘭魯凱族社會的一種制約行動。

魯凱族名Rumaljizi的吳阿福（1937-），出身屏東好茶部落大頭目家庭，屬於kalachilaner氏族，遷居臺東縣金峰鄉，在族群混居與現代化社會複雜的環境下，吳阿福、歐美妹（1941-）夫婦一直沒有忘記對於魯凱族傳統文化的堅持，也表現在平時的生活當中，2014年在嘉蘭村收穫節上被公開表揚為重視傳統文化的模範家庭，家中擺滿了百合花頭冠，其中還有小米編織成的小米環飾頭冠，因為每年維持著種植小米最多的家庭，才擁有這份榮耀。⁶

象徵高貴、貞潔的百合花頭飾（bengelrai）也與女性的生命儀禮相關。歐美妹說，年輕婦女透過儀式取得佩戴第1層百合花，等到正式結婚時又可戴上第2層，以往最多可戴至5、6層，百合花飾層數與其家庭所舉行的儀式次數成正比。未擁有花飾權女性則於結婚（maludaludang）及死亡入殮時，各獲一次佩戴ratheathe（茄果環飾）的機會，因此從外觀就可以反映出婦女在部落的身份。

歐美妹是嘉蘭魯凱族公認遵循傳統習俗佩戴花飾權最高的平民，除了「按規矩」取得佩戴百合花層外，她也透過熟練的手藝將

戰、救難與報訊或競賽、品德倫理楷模等，取得能力的認同方可（巴清雄，2004：87-88）。

⁶ 霧台魯凱族稱小米環飾為 becen ka bengelai（巴清雄，2004：132）。

百合花飾推廣到嘉蘭社區，許多排灣族頭目貴族家庭都向她購買百合花頭飾。

歐美妹說，因為大家喜愛百合花，將百合花頭飾推廣給排灣族也很受到歡迎，但是佩戴百合花有其「規矩」，她也會適時提醒排灣族人，比照魯凱族人的規矩，例如對方的身分、地位，或者對部落的影響等條件，要他們不可隨意佩戴，若有過之則要修正。

歐美惠則是新富社區內從小依kialjirau儀式獲得佩戴百合花飾權的實例，她提到現今族人也利用白色布片剪裁花瓣的形狀，當中飾以紅線串連起花蕊意象的百合花額飾（dukipi），做為非百合花盛開時的裝飾或替代品。

無論如何百合花飾權與儀式被認為對魯凱族男性狩獵榮耀的表徵，也是女性生命儀禮重要一環，深深地影響族人。Sasadr形容魯凱族人與百合花文化關係，在部落就像一種無形的規範，可以相互約束彼此的行為一樣。

參、博物館百合花文化的展演

「文化展演」（cultural performances）向來在博物館為重要工作之一。Turner, Victor曾對展演的意義指出，不僅是反映（reflect）社會體系或文化形貌，它也具有反射的（reflexive）和交互的（reciprocal）作用，讓人們意識到自身生存的性質與意義（Turner, 1987: 22）。

東西部魯凱族分佈中央山脈兩側，雖然對百合花均視為聖潔的象徵，且普遍於服飾、雕刻、刺繡等應用百合花圖紋做為裝飾，但相關花飾權儀式內涵仍存在差異性，藉由西部魯凱族好茶、阿禮等地百合花飾權在東部復振，2014年於史前文化博物館以展演合一概念策劃「百合花記」特展，嘗試在博物館場域呈現嘉蘭魯凱族與Taromak部落的百合花文化，讓兩地習俗交流與比較（圖2）。



圖2 百合花記博物館展場

博物館策劃「百合花記」特展，特別結合「百合花婚禮」歌舞劇，做動、靜態的展演，嘉蘭魯凱族百合花儀式的變遷，反映出移居東部與排灣族混居的環境特性與生存的意義，成為展示主軸。

一、「百合花記」特展的脈絡與特色

「百合花記」特展策劃過程，是博物館與部落協力的實踐，從田野採擷到展場，包括主題的討論、資料的校正、文物的收集，甚至「百合花婚禮」歌舞劇規劃，部落族人皆共同參與，呈現百合花文化在嘉蘭魯凱族人心中的意義：

- (一) 藉由展示凸顯嘉蘭魯凱族的族群性 (ethnicity)。百合花文化意涵是嘉蘭魯凱族強調的文化特徵，除了西魯凱原鄉文化的傳承，也代表移居嘉蘭村環境，努力維繫族群性的象徵。在此前提下，博物館與新富社區魯凱族人充分協力，整理移民歷史與百合花儀式復振，相關資料與文物的收集、展示。
- (二) 動態活動與現實生活的反映。因為族群認同與文化傳承的目標明確，「百合花婚禮」歌舞劇，獲得族人的全力配合，尤其新人是嘉蘭村排灣族、魯凱族的聯姻，更是現實生活的真實呈現，進行一場文化場域直接搬進博物館的演出。
- (三) 百合花內涵與身份認同。展場上魯凱族陶藝家Kanasikane展示的陶甕作品，將百合花圖紋融入，明確地傳達其標示族群意識與族群身份，並創造一種新的族群符號象徵的用意，不難看出極力爭脫屬僅有排灣族文化系統的約束，賦於魯凱族新面貌的企圖 (林建成，2002：163-164)。
- (四) 文化空間與場域的轉換。「百合花記」在展示場域凝聚族人的認同與共識，當移展至嘉蘭村「第2屆嘉蘭百合花記－我們的故事」場地，轉換為社區真實生活空間，魯凱族人的族群性與集體情感的釋放又回歸到低調展現，也觀察到地方意

識凌駕於族群之上的轉變。

二、百合花婚禮歌舞劇

8月16日藉「百合花記」特展開幕活動，嘉蘭村以史前館玻璃屋展演場為舞台，舉辦一場難得的「百合花婚禮」，新郎排灣族李詩偉、新娘魯凱族陳文蘭皆來自嘉蘭村，婚禮以魯凱族傳統方式進行。

從小米收成和入倉儀式開始，緊接著刺福球儀式，然後進入婚禮高潮，新娘以歌舞迎接新郎，新郎和族人們送上佩刀、琉璃珠、大鍋子、甘蔗、香蕉、小米種、九芎木等聘禮，在雙方家族親友們一一見證下，婦女為新娘配戴百合花頭冠，現場流露動人的情感，母親與新娘淚水交雜著吟唱哭調歌謠，表達依依不捨，許多民眾也藉著濃厚的傳統氛圍而儘情釋放心中的情緒。

新郎隨即背起新娘繞行族婚禮場地，接受族人和在場民眾的祝福，最後，族人用團體歌舞祝福這對新人，並邀請現場來賓加入共舞，新郎與新娘分送喜糖回謝婚禮來賓，完成了魯凱族傳統結婚儀式。（圖3）



圖3 百合花婚禮展演

這場魯凱族傳統婚禮雖然在博物館場地進行，但族人的準備工作及展演方式一切依古禮呈現，令參與的老一輩族人十分感動；新人也在結束後，回到部落另行擇期舉辦宴客活動。

三、百合花文化內涵的延伸

在籌備「百合花記」特展過程中，正逢高雄發生氣爆事故，臺灣社會處於悲傷和不安的情緒之中，經過策展團隊反覆討論，最後採取百合花內涵「關懷、結盟」為核心訴求，與嘉蘭村青年會共同策劃「走過八八 關懷七三一」快閃活動。

2009年莫拉克風災重創金峰鄉嘉蘭村，當地部落傳統與文化幾乎瓦解，臺灣社會適時發揮了愛心援助，讓嘉蘭村可以重新站起

來，重建部落的生活與文化。此次嘉蘭村以同理心關懷高雄同胞身處的苦難，青年會決定利用社群網站（Facebook）發起號召社會大眾共同參與，在8月9日晚上7點，於臺東鐵花村音樂聚落，舉辦該項活動。

當晚嘉蘭村青年佩戴Dauling（導鈴）沿著街道進行報訊息，緊接著由充滿張力的勇士舞開場，女青年隨後手舉百合花邊唱邊跳起了lalersai（溫柔的歌），現場許多民眾對突如其來的排灣、魯凱族歌舞感到驚艷，紛紛圍觀過來，同時被充滿力與美的氛圍所感染。

嘉蘭村自救會蔣爭光理事長對來自各地到鐵花村欣賞樂舞的遊客及臺東在地鄉親表示，88水災時嘉蘭村受到全國各地很多好朋友的幫助，如今高雄不幸發生731氣爆事件，嘉蘭村不能缺席，更應站出來關懷受災的朋友，大家相互照顧、互相支持度過難關。

青年會團員也帶領民眾合唱「永遠的朋友」，一起舞動百合花，用歌舞傳達族群團結及友誼，希望藉此帶來正面能量，鼓勵災民早日走出陰霾，安撫臺灣社會不安的情緒，用同理心來表達對高雄同胞的關懷。

在活動結束後，嘉蘭村青年在現場發送手工製作的「百合花手環」，象徵魯凱族傳統社會中重要的「配花結盟」儀式，透過形式的轉換與現場民眾結緣，藉由贈送手環來「結盟」建立友誼，代表大家都是兄弟姊妹，都是一家人，也希望讓更多人來關懷我們的社會。（圖4）



圖4 關懷731事件活動

以遭受莫拉克風災的經驗，嘉蘭村青年以同理心關心高雄氣爆事故，在百合花記特展過程中實踐，用文化展演活動關懷社會，嘗試拓展百合花文化內涵與空間。

肆、回歸部落的百合花文化展演

一、回歸部落的百合花記特展與耕耘

四月季節的嘉蘭村拉冷冷石板屋周圍百合花盛開，以新富部落魯凱族為主體的族人們正在籌辦2015年「第2屆嘉蘭百合花記－我們的故事」傳統歌謠舞蹈展演活動。

Palibuljung家族早年在拉冷冷部落後方山區向排灣族人買地耕

作，遷徙到嘉蘭的魯凱族在落腳開墾的地方，都習慣於田園邊，將故鄉帶來的百合花種籽播下，後來經過繁殖也拓及到上方新富社區和嘉蘭村內原有百合花品種結合。

拉冷冷山區開滿霧台原鄉種的百合花，魯凱族人心中將之比擬為原鄉的想像和移情對象，在陳家石板屋興建後，於2012年也移植了百合花到石板屋園區，塑造魯凱族家園的象徵，「嘉蘭百合花記－我們的故事」活動選在百合花季節期間舉行，應該也是後續的延伸。

4月18-19兩天嘉蘭百合花記活動設計以石板屋、百合花、傳統歌舞和手工藝展示等為主題，內容涵蓋多元活動，包括aby（小米糕）實作、搯小米、烤芋頭、百合花連心體驗等，並穿插排灣、魯凱歌謠舞蹈表演，夜間還有營火晚會，傳承優美的百合花文化，也兼顧了現實排灣、魯凱族混居的環境。

2015年的「嘉蘭百合花記」內容除了傳統樂舞表演外，最大的差異是「百合花記」特展的融入，該項展示在甫下檔後，特別將特展主要內容移展至部落展示，希望透過脈絡整理後的文化意涵能夠回流部落經驗分享。

在嘉蘭村青年會部份成員的協助下，特展看板內容懸掛於石板屋園區「Sirigu屋」內（Sasadr以母親名字命名做為紀念），現場除了安排特展導覽，介紹魯凱族與百合花文化內涵，也配合展出相關的百合花創意作品，包括刺繡、手工藝及編織等，讓老少族人可以浸淫在特殊的氛圍裡。

活動也配合介達、嘉蘭國小及社區小朋友的戶外教學，舉辦特展導覽、百合花繪畫比賽，以百合花主題，透過特展的調查整理結合原生場域的文化展演，形成美好的互動與連結關係。（圖5）



圖5 部落百合花記展出

二、用百合花歌舞傳達情感

「嘉蘭百合花記－我們的故事」活動的重心在Sasadr（陳參祥）的構思安排下，以男女老少族人手持一支手作百合花，在Sasadr吟唱傳統魯凱族古謠下，依序進入「Sirigu屋」。

嘉蘭村排灣族耆老張振明特別提到，「Sirigu屋」內擺滿了石板屋從過去到現在留下來的痕跡，包括文物、照片，也是追念Sirigu跟隨家族人到嘉蘭的最好回憶，所有記憶皆是善良、美好

的，嘉蘭村也用愛一起生活相聚。Sasadr在吟唱古謠聲中，帶領大家高呼，然後請大家將手上的手作百合花，依自己意願選擇放置在屋裡的各角落。

現場節目仍是以Ringucu（陳添祥）吟唱的魯凱族傳統歌謠最令人動容，隨後排灣、魯凱族傳統歌謠舞蹈表演為重點，嘉蘭村魯凱族和排灣族老一輩族人手持百合花串進入鞦韆廣場，在Sasadr帶領下吟唱傳統古謠，並且以舞蹈變換隊形，同時讓在場的介達國小小朋友們接續老人家之後吟唱古謠，頗有薪火相傳意味，老人家們對這種新的嘗試露出滿臉笑容。

隨後由部落族人各自展現才藝，包括「嘉蘭村啦啦隊」、介達國小傳統歌謠吟唱及嘉蘭國小非洲鼓表演等，獲得現場族人拍手歡迎。其中「嘉蘭村啦啦隊」婦女一起演出，熱情的舞蹈融合了排灣、魯凱族與流行的國語歌曲，前村長林教廣隨著歌舞演出，特別介紹嘉蘭村婦女們利用空閒時間練舞，也遠赴臺中去比賽，獲得優良成績，聞名全臺各鄉鎮。

活動也安排了魯凱族Rumaljizi（吳阿福）等耆老，除了在石板屋旁附設的芋頭灶，實地示範製作傳統烘烤芋頭技藝，供老少族人參觀，並對芋頭乾在魯凱族食物中的用途進行講解，它也是上山狩獵的族人隨身攜帶的最佳食物。另外請李虎長老講述當年從屏東好茶部落遷徙到嘉蘭來的一段歷史，最後大家在石板屋園區一起親手種植百合花，也使得「嘉蘭百合花記—我們的故事」更具體也用百合花串聯起包容和關懷的意義。

三、以百合花精神深刻寓意「都是一家人」

「嘉蘭百合花記」活動的舉辦，雖然以魯凱族人為主體，但仍以整個嘉蘭村為目標，邀請所有排灣、魯凱族人參與，當地的學校、機關首長特地出席，前鄉長、歷屆村長和代表等多人也前來共襄盛舉。

現場活動主持人嘉蘭村產業發展協會理事長蔣爭光提到，排灣、魯凱族人都重視百合花，沒有了百合花做為精神象徵，就像失了根的族群一樣。張振明耆老則表示，百合花不僅是魯凱族傳統文化，從嘉蘭村老一輩的排灣族人口中得知，排灣族也有百合花的傳統。前村長林教廣更強調這是一場「嘉蘭部落排灣、魯凱族百合花記」。

歌舞活動結束前，全體參與的排灣、魯凱族人，不分老少，一起將手上的百合花串相互綁在一起，再由嘉蘭村青年會成員以石板屋的主柱為核心，往外牽引而出的數條長形百合花串，連結形成一個被百合花包圍的溫馨場域，剎那間百合屋家園廣場上佈滿了百合花串涵蓋整場。Sasadr說，用百合花串讓大家心連心，從石板屋連結到部落，用愛心一起生活，關懷地方。當百合花串與老少族人手中的百合花一起連結後，現場暴出熱情的歡呼聲。李虎長老說，嘉蘭村排灣、魯凱族都是一家人，大家相互之間用愛來包容。（圖6）



圖6 部落百合花記歌舞表演

伍、族群性與展演空間的轉換

綜觀嘉蘭魯凱族百合花文化，在移居地重新建構一個具傳統價值觀的文化系統，既能夠區辨排灣族族群邊界的我群群體，也能傳承對原鄉的記憶；百合花文化對族群內部具階序性的文化特性，博物館的「百合花記」展演則延伸出以「關懷、結盟」為訴求，與臺灣社會互動，在東部交融的百合花文化內涵，隨著對內與對外互動有不同的轉變脈絡。

回歸部落的「嘉蘭百合花記」活動過程，同樣以百合花文化為主軸的展演，則因文化場域與空間的轉換，嘉蘭魯凱族人在現實環境的調適與情感釋放，產生了不同的現象與意涵。

一、族群性與族群識別

Barth曾在位處阿富汗與巴基斯坦交界的區域進行Pathan人研究，Pathan人因移動與鄰近各族群接觸，在不同地域會被要求族群的歸屬，造成認同上的變遷，但是生活方式改變或文化差異，並不代表Pathan人認同必定改變。

嘉蘭魯凱族處於東排灣族的土地，人口上的劣勢、生活空間受到排灣族的牽制頗鉅，語言、習俗等外在環境均需要依附在排灣族內，歲時儀祭遵循排灣族的儀式規範，就算是歌舞表演，也處處顧慮到排灣族人的感受；但也不代表其族群認同必定改變，反而是用文化展演凸顯出其族群認同，因而族群性仍是族群識別上極具關鍵的因素。

Banks對Barth的邊界理論認為是將族群識別的條件，從語言、服飾、習俗等外觀條件，提升為「邊界」概念，而Barth的族群邊界基礎是共處於平等而無階級的社會，事實上在多元社會（plural society）是群體與其他群體關係，呈現階層化的現象（Banks 1996：11-17）。嘉蘭魯凱族身處排灣族及大社會環境下，以百合花文化內涵凸顯其族群性與邊界，已在當今社會對族群內部與外部皆有極大變遷。

從男、女性與具備條件的區分，到花飾權取得為身份、地位的象徵，在部落內部具有不同的意涵與階序關係，嘉蘭魯凱族Ringucu與東排灣族ka-aluwan部落頭目Muljauc的tuatalagi結盟儀

式，同樣具有提高家庭地位的象徵意義，但是在魯凱族內部也有不同的聲音，認為畢竟是「因地制宜」的權宜之策。

反觀博物館的百合花記展演，在多元社會思考前提下，進一步將百合花文化意涵延伸為「關懷、結盟」，結合大社會脈動，由高雄731氣爆事件，嘉蘭村青年會以百合花為主軸，策劃的「走過八八 關懷七三一」快閃活動，適切地傳達「人溺己溺」且回饋社會的用意。

抽取百合「關懷」與「結盟」的內涵，做為與大社會互動的媒介，更是讓百合花的文化意涵得到新詮釋，對傳統族群文化的推廣有另一層意義。獲得嘉蘭社區內排灣、魯凱族人的響應，而付諸行動，跨越了排灣、魯凱族文化的邊界，關懷社會並分享其價值觀。

二、場域、空間轉換與「文化真實」

「百合花記」展示場地分別於「博物館場域」與「部落生活場域」，兩者存在著極大的差異，居間的文化空間、關係等因素，扮演關鍵位置，也產生不同的文化現象與族群情感的呈現，也為展演寫下了多元的意義（表一）：

表一 嘉蘭「百合花記」文化場域與空間轉換的差異比較

嘉蘭「百合花記」文化場域與空間轉換的差異比較			
展演場域	博物館場域	部落生活場域	附註
空間關係	魯凱族文化主體	排灣、魯凱族文化主客體關係互滲	
文化空間	博物館「百合花記」展演創造的虛擬公共文化空間	部落「百合花記」展演的實際生活文化空間	
文化現象	魯凱族百合花文化、習俗的演繹與傳統歌舞的匯整	嘉蘭村排灣、魯凱族文化的多元展現，經主流社會涵化作用後的歌舞演出	
族群族群情感	脫離文化壓抑的環境，族群集體情感得以完全釋放	顧慮排灣族主流社會，魯凱族情感含蓄而隱藏	

在博物館的展場，焦點集中於東西魯凱族百合花文化的內涵傳承與展演，以魯凱族文化為主體，儘管從部落生活中搬到舞台表演的「百合花婚禮」屬展演性質，但是族人在純粹魯凱族文化空間，藉著熟悉的歌謠與氛圍，仍可以縱情釋放情感而至流下感動的淚水。

回歸部落生活場域，嘉蘭魯凱族為晚近遷徙入住，族人雖然緬懷原鄉的文化，且在適當時機延續魯凱族傳統，但在「他鄉」的土地上，仍遵守「先來後到」的規範，不會越矩。「嘉蘭百合花記」

的活動，顯然不完全屬於魯凱族人，它是地域性的，為全體嘉蘭村人所共享。

魯凱族人長期在東排灣族的環境中，十分克制自己的表現，不但歌舞習俗會衡量兩個族群的均衡，也體諒排灣族人的感觸，努力將百合花融入成為彼此共同的精神的象徵。

「百合花記」展示從「博物館場域」移至「部落生活場域」所產生的變化，何者才是「文化的真實」？胡台麗曾以「文化真實」來分析賽夏族、排灣族祭儀歌舞轉化為舞台展演的經驗，「文化真實就是該社會的人對自身、對他人以及對事物的認知方式，並包括價值之判斷與情感之歸屬。」（胡台麗，1997：81），也許提供了部份解答。

「文化的真實」常隱藏於內部，未經過深層的觸碰，往往不易顯現，嘉蘭「百合花記」展演所創造的文化空間的虛實關係，文化真實促使嘉蘭魯凱族人觸動族群意識與內在情感，釋放族群集體情感並牽引族人情感的流動，是一種特殊的展演文化情境。

嘉蘭魯凱族人居住的「真實場域」（部落）面臨地方意識凌駕於族群情感，反觀出席展演的族人，雖然身處博物館「虛擬空間」（展場），卻在「族群文化主體」的體認下，可心無旁騖行使集體魯凱族意識與情感釋放，相對得到社會大眾的認同與尊重，似乎也為「族群文化空間與情感」的真實性，提供了另一個值得參考的實例。

陸、結語

「百合花記」紀錄了魯凱族在嘉蘭部落落地生根的歷程，從田野調查到博物館展演，經過脈絡化整理，呈現出東西魯凱族百合花文化內涵的差異性，身處排灣族環境中，凸顯嘉蘭魯凱族的族群性；而部落的百合花記展演活動，則以魯凱、排灣族傳統歌舞技藝等傳承為主軸，反映移居嘉蘭後生活的真實情況，惟經歷環境變遷，魯凱百合花文化在東部產生交融，仍帶來了新的意涵：

一、嘉蘭魯凱族藉由百合花文化展現的族群性

嘉蘭魯凱族「寄人籬下」居住在東排灣族的領域，族人僅能在排灣族主流文化的夾縫中尋求自己文化的空間。由百合花儀禮與文化的發展，約可看出魯凱族尋求百合花歌舞或藝術表現，凸顯我群／他群的族群邊界，營造族群意識與展現的族群性的作法，他們也不諱言，以百合花圖紋來表達自己的族群身份，有別於排灣族主流文化，並且藉藝術作品推廣嘉蘭魯凱族傳統文化內涵，「百合花記」特展即是具體的象徵。

二、百合花文化階序內涵與對內外關係的變遷

「百合花記」由整理佩花儀式得知百合花文化階序內涵，對族群內部到外部的變遷，分別藉由比較東西魯凱族的百合花文化意涵

差異，與嘉蘭魯凱族在東部場域與排灣族結盟，一方面可以看出適應環境，求生存發展的脈絡，另外經由博物館與嘉蘭村結合以「關懷、結盟」為訴求，延伸出「快閃」推廣活動，讓百合花文化內涵與臺灣社會產生互動，內外關係已產生了質變。

三、展演文化與真實性的互動

藉「百合花記」展演過程，文化場域與空間轉換的差異，觀察「展演」與「真實」的情境，所創造出來的文化空間的虛實關係，不僅觸動嘉蘭魯凱族人的族群意識與內在情感，族群集體情感也得以釋放，藉由這種特殊的展演情境與真實性的互動，讓我們更理解文化內涵與認知關係。

四、部落與博物館展演互動的意義

部落是田野工作中求證「真實性」的場域，而博物館展場為一個公共空間，以博物館為平台展演的部落文化，成為博物館與部落協力的最好實踐；通常僅在於博物館展示空間「重現」的意義，卻因「百合花記」從展場回歸部落，我們看到了兩地性質的差異，文化場域與空間的轉換，在這件展演活動當中呈現了不同的意義，也提供我們不同的思考。

參考書目



- 巴神一，《魯凱神山風俗誌》（屏東：國立潮州高中，2003）。
- 巴清雄，〈霧台魯凱族植物頭飾之研究〉（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4）。
-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2001）。
- 佐山融吉，余萬居譯，《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蕃族調查報告書：排灣族、獅設族》（臺北：南天，1983）。
- 林建成，〈族群融合與陶甕製作：以臺東縣正興村為例〉（花蓮：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 林建成，〈Panapanayan發祥地南北部落（太麻里、知本）傳統觀念與藝術表現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
- 胡台麗，〈文化真實與展演：賽夏、排灣經驗〉，《中研院民族所集刊》第84期（1997）。
- 移川子之藏著，楊南郡譯註，《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
- 許功名，《魯凱族的文化與藝術》（臺北：稻香，2001）。

鹿野忠雄著，宋文薰譯，《臺灣考古學民族學概觀》（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5）。

喬宗志，《臺灣原住民史魯凱族史篇》（南投：臺灣省文獻會，2001）。

黃世民，《雲豹之鄉—隘寮群魯凱族部落田野集》（屏東：國立潮州高中，2003）。

奧威尼·卡露斯盎，《雲豹的傳人》（臺中：晨星，1996）。

Barth, Fredrik (Ed.) (1969): Introduction, in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p. 9-38). London: Allen & Unwin.

Marcus, Banks (1996): *Ethnicity: anthropological constructions.* London: Routledge.

Turner, Victor (1987): *The Anthropology of Performance.* New York: PAJ Publications. Van Gennep, A

The Shift between Cultural Site and Space: Take “The Story of Lily” Exhibition and Performance of Jialan Rukai People for Example

Lin Jiann-chenng

Abstract

Rukai tribes scatter both east and west sides of the Central Mountain Range. The evolvments of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es appear differently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nearby ethnic groups and regional cultures. In 1960s, a group of Rukai people migrated east to Jinfeng Township from Wutai of the West, located in the territory of Paiwan, and gradually accommodated their language and culture to the mainstream.

Rukai people in Jialan Village convert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lily into the nostalgia toward their origin, and pass down traditional

culture through lily empower ritual, song and dance, slate house, and pottery art. In the way, they find their ethnic identity back.

The exhibition and performance “The Story of Lily” took place in the museum and the Jialan village simultaneously. This essay focus on the observation of some half-hidden cultural features such as: How do Jialan Rukai people, who live among Paiwan, seek for the survival of their culture? What role does the lily take in their culture? When the exhibition took place in the community, and local identity overtopped ethnic identity, how did they accommodate themselves on the release of collective emotion?

Keywords: Jialan Rukai people, lily empower ritual, forming alliance through flower wearing ceremony, The Story of Lily, ethnic identity